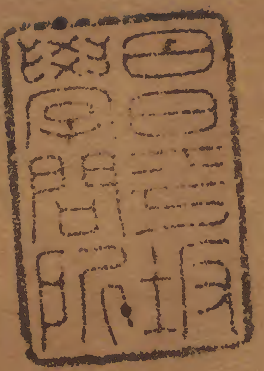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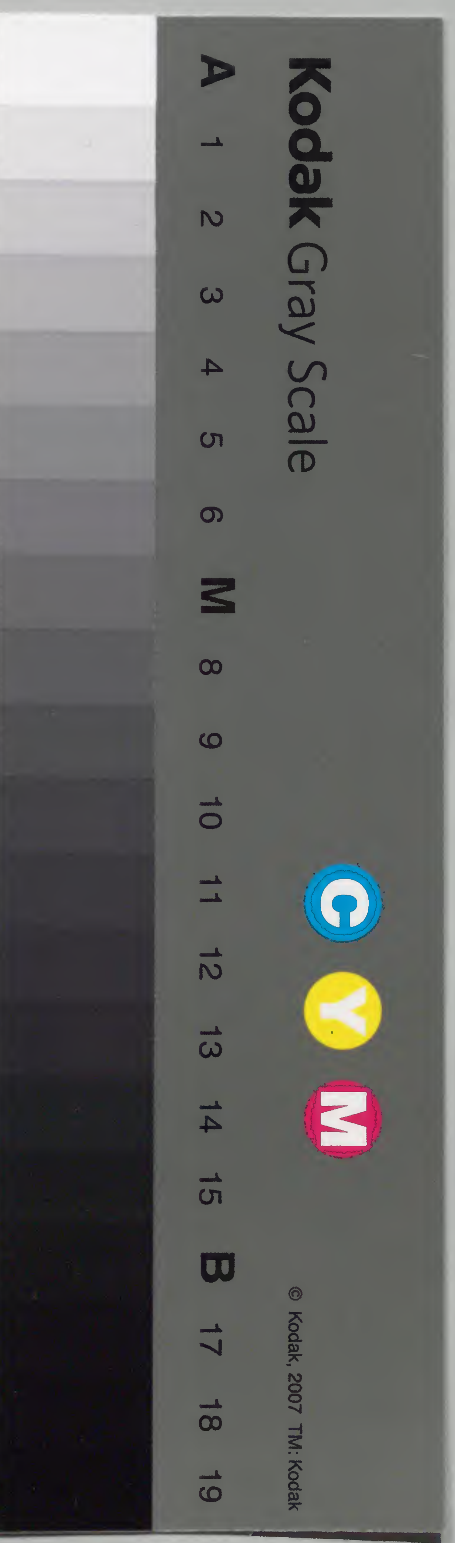
隋唐嘉話
南唐近事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三一冊 | 二架 | 三三四五號 | 函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七〇函 | 一八架 | 三一四五號 | 漢書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145 | |
| 冊數 | 31(11) | | |
| 函號 | 370 | 38 | |

丙集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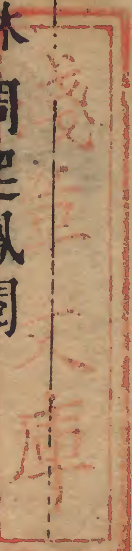


隋唐嘉話

唐

劉餗撰

武林周起鳳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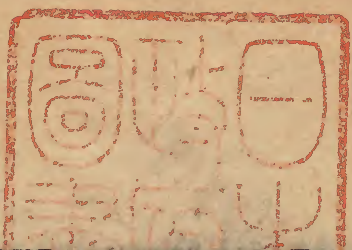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洛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頴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華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

詔改之



德林爲內史令。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日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日更能作空梁落鷲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

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斗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夔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卽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無鞞。棺中有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言。

五百年間於斯凡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秘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笥。宜改倉曹為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為秦王府記室，早亡。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帝呼為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座臥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無愾。

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資糧也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令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竟反放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滑儀衛文昇等俱收衛骨既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固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已漢擒蕭銑蕩一楊越師不雷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

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兵遂退於是濠險邀之虜弃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常爲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宋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衰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

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鷄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久帝惜鷄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鷄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旣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至於徵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以出其不意旣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畱小子帝許

之流嶺南爲奴侯君集旣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
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
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篋二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
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旣亡雄信
降王充勸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勸後與海陵王元
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
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
勸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勸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

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旣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
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勸曰平生
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
死之願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
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勸曰豈爲無人耶顧
今姊年老勸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

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旣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旣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卽王充兄子僞代王琬宇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

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舉病行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木宋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治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勦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畱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

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
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畱守有表送告
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爲誰曰
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
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
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
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
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
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
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
視無忌富貴何與趙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
揣誠不美趙公所不及趙公一而已趙公之貴也老
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嘗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喪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巴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

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
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日至此蝕矣如
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
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
送葬者有鼓吹焉

澗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日是晉某歲
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
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
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
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神屣履以像
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翫之而
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
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

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爲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叫以警

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發也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韉以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鳥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芳洲令貢州判司報云芳州不出杜若應由

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雄州司法度支郎
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
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卽
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
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
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
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
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太常
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
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
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
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
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
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滕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叩
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開立本家代善畫至荆州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畱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闔立本作醉道士圖今竝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搯琵琶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利國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諢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髀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佞褻畏肚寒只由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鍬深

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忍痛。因鉞面鑿骨。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爲以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王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

所佩刀子伴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
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梁公夫人至妬
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
以勝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
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
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一舉
便盡無所畱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何劭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
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
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
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旣
然某何更畱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
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使
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畱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一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勳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誠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

他藥復應如初澄自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角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授此
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囑臣若不從
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
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
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
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初宮中少樹孝仁后命種白楊謂何力曰此樹易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
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本
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
忠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
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旣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
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銳上亦謂

之尖塚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怏怏數日而加大夫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迹當朝以

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故盧没入於宮中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勝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

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郡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嘗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頭宦者涕泣祖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

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

附唐書
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畱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

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鍾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廡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紮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

武后將加洛陽至閩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土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遠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

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
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即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為詩以贈
之詩至今猶傳

袖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
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君盡
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
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
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
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間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
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
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
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
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被爾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黑勃斜封以授人官爵特人號
為斜封官

景龍中妃王家竟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油
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
立為逍遙公文改其居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
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為吏
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為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中宗朝

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
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
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
無使當時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
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為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卿胡元
禮承旨欲陷人死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李使謂
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日知諮卿
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今定陵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崔司知琬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後以爲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剎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有僧曇剎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卽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

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甚清雅今呼爲阮咸是也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著言市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旣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旣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旣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真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之

交、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卽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旣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爲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理與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後

爲涼州都督路不拾遺潘國聞其風多請朝獻白國
家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爲元帥以禦之
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
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
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無益於是乃破執之其禮
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
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
呼爲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
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
史朱買臣墓云著言市手載之後阿誰是七十年丞
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

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
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丞露囊更相遺問十九
年春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鹽而已十
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
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
員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
匹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
之爲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
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爲懷水
潼津關爲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修
堤堰墓爲水所湍擊今寢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都
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
省樓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

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鬪百草欲廣其
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餘遂
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
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
假稱珍怪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
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衮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
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
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
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
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永所得
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王不之

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畱遂祕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畱不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

人所免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元浩反語盧浩尚為老胡

集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終

南唐近事

宋江表鄭文寶編 仲震閣

烈祖輔吳之初未踰強仕元勳碩望足以鎮時靖亂然當時同立功如朱瑾李德誠朱廷壽劉信張崇柴再同周本劉金張宣崔太初劉成韋建王綰等皆握強兵分守方面由是朝廷用意牢籠終以跋扈為慮上雖至仁長厚猶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遂服藥變其髭鬚一夕成霜洎曆數有歸讓皇內禪諸藩入覲竟無異圖

烈祖嘗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檻鱗甲炳煥照耀庭
宇殆非常狀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旣寤使視前殿
卽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
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諄諄信非偶爾成吾家事
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齊王卽元宗居藩
日所封之爵也

江都縣大廳相傳云陰有鬼物所據前政令長升之
者必爲瓦礫所擲或中夜之後毀去案硯或家人暴
疾遺火不常斯邑皆相承居小廳蒞事始獲小康江

夢孫聞之嘗憤其說然夢孫儒行正直衆所推服無
何自祕書郎出宰是邑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回
夜具香案端笏當中而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理
事篋爾無聞自始來至終考莫覩恠異後之爲政者
皆飲其惠焉

金陵城北有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
鐘阜蔣山諸峰聳其左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
跡多出其間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建康
實錄所謂玄武湖是也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

林泉之事坐間馮謐因舉玄宗賜賀鑿三百里鏡湖
信爲盛事又曰予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暢予平生
也吏部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
豈惜一後湖所乏者知章爾馮有大慚色

朱鞏侍郎童蒙日在廣陵入學其師甚嚴每朝午歸
餐指景爲約其時不至當行櫬楚未雖稟師之命然
常爲里巷中一惡犬當道過輒嗥吠鞏乃整衣望犬
再拜祈之曰幸無齧我早入學中免爲夫子笞責精
誠所至涕泗交流犬亦狂吠不顧是夕犬暴卒于室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太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
陽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
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
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
數食之間衆製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青趣流
暢亦一代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轅挂
酒壺於車上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
意所適當時朝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
之際虛白乃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

俱閑魚鼈無知尚交游而不止又賦隱士詩云風雨
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其譏刺時政率皆類此元宗南
幸道由蠡澤虛白鶴髦杖藜謁鑿輅於江左元宗駐
蹕存問頒之穀帛又知其嗜酒別賜御醞數壺以厚
其意也他日病將終謂其子曰皇上賜吾上樽飲之
略盡固留一榼藏之於家待吾死日殮以時服置拄
杖一條及此酒於棺中葬之足矣四時慎勿享奠有
益勞費何利死者吾當不歆矣洎卒家人一遵遺命
而其子頓絕時祀每因節序必修奠訖焚紙緡於靈
座紙皆不化用意焚之火則自滅遂不復更祭奠矣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之尤物也
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雨夜相第有呼虛
之會唐適預焉嚴命出妓解帶較勝於一擲舉座屏
氣觀其得失六骰數巡唐彩大勝唐乃酌酒命美人
歌一曲以別相君宴罷拉而偕去相君悵然遣之
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
去惟蔣廷翊獨持一縑還家餘無所取士君子以是
而多之終尚書郎

鍾謨性聰敏多記問奏疏理論穎脫時輩自禮部侍郎聘周忤旨左授耀州典午盛夏之月自周徂秦每見道旁古碑必駐馬歷覽皆默識或止郵亭命筆繕寫一日之行不過數里而已又見一圭首豐碑制度甚廣約其詞旨不下數千餘字臥諸荒澗之中半爲水潦所淹無由披讀謨欣然解衣游泳澗中以手捫揣默記其文志諸紙墨他日徵還重經是路天久不雨無復沈碑之泉乃發笥得舊錄本就澗較之無一字差誤

馮謚總戎廣陵爲周師所陷乃削髮披緇以給周人將圖間道南歸爲識者所擒送至行在時鍾謨亦使周人或譏之曰昔日旌旗擁出坐籌之將今朝毛髮化爲行脚之僧世宗甚悅因釋罪歸之終中書侍郎賈崇自統軍拜使相鎮江都周師未及境盡焚其井邑棄壘而渡元宗引見於便殿責其奔潰之由且曰朝野謂卿爲賈尉遲朕甚賴卿一旦敵兵未至棄甲宵遁何施面目至此耶崇扣首具陳舒元旣叛大軍失律城孤氣寡無數旅之兵以禦要害雖真尉遲亦

無所施其勇臣當拏戮惟陛下裁之以忤旨釋罪長
流撫州

元未少躋大位天性謙謹每接臣下恭慎威儀動循
禮法雖布素僚友無以加也一日御小殿欲道服見
諸學士必先遣中使數使宣諭或訴以小苦巾褻不
及冠褐可乎常目宋齊丘爲子嵩李建勳爲史館皆
不之名也君臣之間待遇之禮率類於此

沈彬長者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閒居于江
西之高安三吳侯伯多餉粟帛嘗荷杖郊原手植一

樹於平野之間召諸子戒曰異日葬吾此地違之者
非人子也居數年彬終諸子將起墳於植樹之所尋
有術士語以吉凶事近樹北數尺之地卜葬家人諾
之是夕諸子咸夢家君訶責擅移葬地復違吾言禍
其至矣詰朝乃依遺命伐樹掘土深丈餘得一石椁
工用精妙光潔可鑿蓋上刊八篆字云開成二年壽
椁一所乃舉棺就椁而葬之廣狹之間皆中其度彬
第二子道者亦能爲詩以色絲繫銅佛像長寸餘懸
于襟上衣道服辟穀隆冬盛夏惟單褐布裙跣足日

日馳數百里狂率嗜酒罕接人事多往來玉笥浮雲
二山林棲野宿不常厥居至今尚在南中人多識之
位崇文以舊德殊勲位崇台衮巨鎮名藩節制逮之
坐鎮浮競出入三朝喜愠莫形世推名將臨武昌日
閱兵於蹴鞠場武昌廳有古屋百餘間久經霖雨一
旦而頽出乎不意聲聞數里左右色動心恐惟崇文
指縱點閱安詳如故亦無所顧問

何教誅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爲鄂帥李簡家僮李性
嚴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入小有過愆鮮獲全宥

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於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
愛硯擊于手中謂諸鐘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乘興
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于石階之
上鏗然毀裂羣豎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衙退視事
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卽命擒何以至
歎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曰異
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
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
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

其所之叫噪不已命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
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亟召來能
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
應弦斃之李佳賞至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爲小校
以軍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
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
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鳥翻然而下食何掌
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守太師致仕功莫崇極時莫
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

馮俛卽刑部尚書謚之子也舉進士初年少衆譽籍
籍以爲平折丹桂秋賦之間俛一夕夢登崇孝寺幡
刹極高處打方響先是徐幼文能圓夢遂詣徐請圓
之徐曰雖有聲價至下地洎來春俛俄成名於侍郎
韓熙載榜下或有責徐之言謬者徐曰誠如吾語後
當知之放榜數日中書奏主司取十不當遂追榜御
試馮果覆落

鄧匡圖爲海州刺史有野客潘辰謁之鄧不甚禮遇
館於外廐忽一日鄧命潘觀獵近郊鄧妻因詣廐中

覘辰棲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
二枚其他一無所有艾夜展從禽歸啟籠之際忽爲
嘆駭之聲且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朝來攝其光鋌
不爾斷婦人頸久矣圍人異之乃聞於鄧鄧詰其由
室家具以實告鄧頗驚異遂召潘升堂屏左右曰先
主其有劍術乎潘曰素所習之鄧曰願先生陳其所
妙使某拭目一觀可乎潘曰何不可也明日公當齋
戒三日擇近郊平廣之地可試吾術鄧如其約至期
命潘聯鑣而出至城東其始潘自懷袖中出二彈丸
置掌中俄有氣兩條如白虹之狀微微出指端須臾
上接於天若風雨之聲當空而轉又繞鄧之頸左盤
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鏦雖震電迅雷無以
加也鄧據案危坐喪精褫魄雨汗浹體莫知已身之
所從乃稽首祈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矣幸攝其威
靈無相見怖潘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若雲霧
之乍收數食間復爲二錫彈丸矣鄧自此禮遇彌厚
表薦於烈祖納焉其後欲傳之於人一夕夢其師怒
哀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旣寤不復能劍矣

尋病終於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於近地後當
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於金波園至保大中元
宗命親信發塚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深於雅道詩句中多用
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
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
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煙霧中有人
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卽可也恠問其故乃擁條而
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

大噱而去

孫晟爲尙書郎上賜一宅在鳳臺山西岡壠之間徙
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
隘若此豈稱爲相第耶舉座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
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法廬陵村落間有豪民
暑雨初霽曝衣篋于庭中失新潔衾服衣少許計其
資直不下數十千居廬僻遠人罕經行唯一貧人隣
垣而已周訪蹤狀必爲隣人盜之乃訴于邑邑白郡

郡命吏按驗歸罪于貧人詐服爲盜詰其賊卽言散鬻于市蓋不勝播掠也赴法之日寃聲動人長吏察其詞色似非盜者未卽刑戮遂具案聞於朝廷烈祖命員外郎蕭儼覆之儼持法明辯甚有理聲受命之日乃絕葷茹齊戒理棹冥禱神祇晝夜兼行佇雪寃枉至郡之日索案詳約始末迄無他狀儼是夕復焚香于庭稽首冥禱願降儼戒將行大辟翊日天氣融和忽有雷雨自西北起至失物之家震死一牛盡剖其腹腹中得所失衣物乃是爲牛所噉猶未消潰遂

赦貧民而儼驟獲大用

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合還丹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遘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一旦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痂而終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劉仁贍鎮壽春用師堅壘三載感而不降一夕愛子泛舟於敵境艾夜爲小校所擒疑有叛志請于贍贍將行軍法監軍使憫救不廻復使馳告其夫人夫人

曰某郎妾最小子携提愛育情若不及柰軍法至重不可私也名義至大不可虧也苟屈公議使劉氏之門有不忠之名妾與令公何顏以見三軍遂促令斬之然後成其喪禮戰士無不墮淚

高越燕人也將舉進士文價藹然器宇森挺時人無出其右者鄂帥李公賢之待以殊禮將妻以愛女越竊論其意因題鷹一絕書于屋壁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天專待振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遂不告而去後爲范陽王盧文納之爲壻與王

南歸烈祖累居清顯終禮部侍郎與江文蔚俱以詞賦著名故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

朱匡業劉存忠雖無勲略然以宿舊嚴整皆處環衛之長劉彥貞壽陽旣敗我師屢北京師危之元宗臨軒盱食問其守禦之方匡業對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遂忤旨流撫州存忠在側贊美匡業之言不已流饒州

韓寅亮渥之子也嘗爲子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鐫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

南唐近事
珍翫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爲學士日常視草金鑿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余卅歲延平家有老尼嘗說斯事與寅亮之言頗同尼卽渥之妾云耳

張易爲太弟賓客方雅真率而好乘醉凌人時論憚之嘗侍宴昭愛宮儲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捧翫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于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嚼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沖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憇于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

之爲絕句以諷云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慶王茂元宗第二子也雅言俊德宗室罕倫未冠而
薨上深軫悼每顧侍臣曰子夏喪明不爲異也或對
曰臣聞仁而不壽仙經所謂鍊形於太陰之中然慶
王必將侍三后於三清友王喬於玉除伏望少寢矜
念上滋然焉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
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劍斷吾之頸意所惡
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

王曾爲當塗宰頗以資產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
貪賄于縣尹曾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虵驚爲好事
者口實焉

鄧亞文高安鄉野之人也烈祖時自尚書郎拜青陽
令升廳就案而食自謂尊顯彌極還語兒子輩云當
思爲學自致煙霄吾爲百里之長聲鼓喫飯腦後接
筆此吾稽古之力也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說然亞夫下獄

之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
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未坐陳覺
謀干記事乃餓死于青陽

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倖每日
我富貴之日爲爾置銀靴焉保大初聽政之暇命親
王及東宮舊僚擊鞠歡極頒賚有等語及前事卽日
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命王鍛靴穿焉人皆哂
之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髫髻盛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
虛日常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
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旣悟覆杯
大懾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
句固不當有銜壁之辱也翌日罷諸懽宴留心庶事
圖闕吊楚幾致治平

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附貴近側目或謂曰公
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蓋馮
魏擅權之際也

周業爲左街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與劉郎素有隙

劉郎長公主

無何昇元中金陵告災業方潛飲人家

醉不能起有聞上者上顧親信施仁望曰率衛士十

人詣災所見其馳救則釋不然就戮于牀仁望既往

亟使召業家語之業大怖衣女子服奔見仁望仁望

怒之洎火息復命至使殿門會劉郎先至亦將白災

事仁望揣劉意不能蔽業又懼與之偕罪計出舍卒

遽排劉越次見上曰火不為災業誠如聖旨上曰戮

之乎仁望曰業父本方臨敵境臣未敢即時奉詔上

撫几大悅曰幾誤我事仁望自此大獲獎用業乃全

怨

陳誨嗜鴿馴養千餘隻誨自南劍牧拜建州觀察使

去郡前一月羣鴿先之富沙舊所無子遺矣又嘗因

早衙有一鴿投誨之懷袖中為鷹鷂所擊故也誨感

之自是不復食鴿矣

章齊一為道士滑稽無度善於嘲毀倡里樂籍多稱

其詞長曰齊二次曰齊三保大中任樂坊判官一旦

暴疾齊一辭舌而終

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甚有道術獲寵於元宗將誕

前三日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之夕當有異及他夕果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左右莫知所產將子亦隨失矣
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性鄙屑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不嗜學又杜絕賓客惟自荷一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之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之間記顆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烈祖鎮建業日義祖薨于廣陵致意將有奔喪之計康王已下諸公子謂周宗曰幸聞兄長家國多事宜

抑情損禮無勞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堅請報簡示信於烈祖康王以怒遽爲詞宗袖中出筆復爲左右取紙得故荅紙貼乞年札康王不獲已而札曰幸就東府舉哀多壘之秋二兄無以奔喪爲念也明年烈祖朝覲廣陵康王及諸公子果執上手大慟誣上不以臨喪爲意詛讓百端冀動物聽上因出王所書以示之王覲顏而已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藉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

南唐史事 十七
嚴親烈祖嘗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耶張雪涕而言曰業本狂生遭逢始運多壘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耳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于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嘆以銀盆綵段賞之

烈祖輔吳四方多壘雖一騎一卒必加姑息然羣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搔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鷄可不令而止

烈祖從其計朞月之間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日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朞年嚴亟登公輔宰歿旣久其子理遺命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而已其子慊懷而退嚴不甚顧密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于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

烈祖輔吳日與諸侯會射延賓亭劉信擊牙注矢揖擬四座小校孫漢威疑不利于上忽引身障烈祖以已當之上自此益加寵遇位至待中九江帥

劉信攻南康終月不下義祖譴信使者而杖之詈曰語劉信要背卽背何疑之甚也信聞命大怖并力急攻次宿而下凱旋之日師至新林浦犒錫不至亦無所存勞他日謁見義祖命諸元勳爲六博之戲以紓前意信酒酣掬六骰于手曰令公疑信欲背者傾西江之水終難自滌不負公當一擲徧赤誠如前旨則衆彩而已信當自拘不煩刑吏耳義祖免釋不暇投之於盆六子皆赤義祖賞其精誠昭感復待以忠貞焉

李建勳鎮臨川方與僚屬會飲郡齋有送九江帥周宗書至者訴以赴鎮日近器用儀注或闕求輟于臨川李無復報簡但乘醉大批其書一絕云偶罷阿衡來此郡固無閒物可應官憑君爲報羣胥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

分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
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
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之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
氏妬悍親執尼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
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
此令公寵侍之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旣
不自安求還宋第李笑而許之

馮延巳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

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古間不可剃也相公其未替
乎旬日之間果已寢命

張洎計偕之歲爲閩師燕王冀所薦首謁韓熙載韓
一見待之如故謂曰子好一中書舍人頃之韓主文
洎擢第不十年果主綸闈之任

進士李冠子善吹中管妙絕當代上饒郡公嘗聞於
元宗上甚欲召對屬淮甸多故盤桓朞月戎務日繁
竟不獲見出關日李建勳贈一絕云韻如古澗長流
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新聲不到御

樓前。

鍾傅鎮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謁傅以曆日包一橘致袖中使射之客口占一歌以揭之云太歲當頭立諸神莫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程員舉進士將逼試夜夢烏衣吏及門告員曰君與王倫廖衢陳度魏清並已及第員夢中驚喜理服馳馬詣省門見楊遂張觀會頭立街中謂曰榜在雞行何忽至此員悵然而覺祕不敢言其年考功員外郎張祕權知貢舉果放楊遂等三人員輩卒無徵應既

夏內降御札尙慮遺資命張洎舍人取所試詩賦就中書重定務在精選洎果取員等五人附來春別榜及第明年歲在癸酉也。

李德來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禰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木平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保大初徵至闕下傾都瞻禮闐咽里巷金帛之施日積數萬常出入宮禁中他日從上登百尺樓上曰新建此樓制度佳否木平曰

尤宜望火上初不喻其旨居數歲木平卒淮甸大擾
自壽陽置烽堠以應龍安山旦夕上多登覽以瞻動
靜又上最鍾愛慶王王初幼學上問壽命幾何木平
曰郎君聰明哲智預知六十年事壽當七十是歲疾
終年十七益反語以對之也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
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鎗錄衛隊約二百
人或坐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
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妾來晨略見餞酒一鐘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慎勿相忘李不可知也
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
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

韓熙載放曠不稽所得俸錢卽爲諸姬分去乃著敕
衣負筐令門生舒雅執手板于諸姬院乞食以爲笑
樂使中國作詩云我本江北人去作江南客舟到江
北來舉目無相識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陶穀學士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
犯韓熙載命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弊衣持帚

埽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好因緣惡
 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
 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明日後主設宴陶辭
 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
 徐之才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云最是五更聲
 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南唐近事終

